

谁在制造“幽灵儿童”?

调查揭开韩国社会“隐秘的角落”

继今年6月媒体曝光“水原冰柜死婴案”后,韩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启动排查“幽灵儿童”。据韩国保健福祉部公布的数据,韩国国有医院出生记录但未登记户口的“幽灵儿童”已超过2100名,其中249人确认死亡,占比近12%。

毫无疑问,“幽灵儿童”事件给已处于老龄化和少子化双重压力下的韩国再添阴霾,引发民众对韩国育儿环境的声讨。数据显示,2022年韩国育龄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仅为0.78,创下1970年有统计以来的新低,韩国也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。

质疑声中,韩国政府密集出台生育“补丁”,据韩国保健福祉部官网,2024年民生补助标准将提高约14%。“四口之家每月能拿1,833,572韩元(约合人民币10114元),创历史新高。”在韩国生活8年的宝妈嘉璇告诉记者。此外,今年早些时候,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一场低生育高龄社会委员会会议上提出,要求推出新的生育政策,包括提高1岁以内婴儿家庭补助标准、每年增加500所托儿所等等。

数量庞大的“幽灵儿童”折射出哪些社会问题?专家向记者分析,问题根源直指青年贫困和职场性别歧视。

“幽灵儿童”究竟有多少

据韩国保健福祉部虐待儿童对策科的调查通报,对2015年至2022年期间出生但未办理出生登记的2123名幽灵婴儿进行全面调查后,确认有249人死亡,占比近12%。共有1095起案件被移交警方调查,其中601人(54.9%)被遗弃在婴儿箱等,232人(21.2%)与监护人失去联系或拒绝探视。

“首尔有一家知名教会设有婴儿箱,专门收容弃婴。如果父



母遗弃孩子,可以匿名将孩子放到这个箱子,45天没人认领,他们会把这个孩子以合法手续转到孤儿院,让别人领养。”嘉璇告诉记者,婴儿箱在韩国是一个“公开的秘密”,“韩国相关调查记录显示,“幽灵儿童”事件中选择遗弃或杀死孩子的妈妈,30岁以上者占了最高比例。”

实际上,韩国并不强制家长给孩子上户口。

在韩国生活10余年的华人李璞(化名)认为,“幽灵儿童”事件反映韩国社会底层群体的育儿困境。韩国国家青年政策研究所2022年数据显示,4114名19岁至34岁的受访者中,42.6%的人认为自己很穷,只有约28.5%的人认为自己过得还可以。在租房方面,约63.9%的人表示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。

冷酷的数据背后,韩国“80后”“90后”“00后”生育主力军,正面临重重生活压力,高昂的生育成本,让他们望而却步。韩国警方对“幽灵儿童”案件调查显示,涉事家庭主要是经济拮据、或是无力承担养育责任的家庭。

此外,禁止堕胎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出来越来越多的“幽灵儿童”。韩国废除“禁止堕胎令”前,怀孕女性即使出价300万韩元—400万韩元(约1.6—2万元),也没有一家医院愿意做人流手术。除了医院可能会因

此受牵连,堕胎女性也将面临最高一年的监禁或者高额罚款,实施堕胎的医务人员最高可被判两年监禁。

时隔66年,直到2021年1月1日,“堕胎罪”才在韩国正式失效,但对韩国女性来说避孕依旧是个麻烦事。紧急避孕药在韩国仍属于处方药,路边药店需要购买者出示医生开具的处方。“情况紧急还要得先去医院,开处方需20000韩元,买药得花30000韩元(约164元),费时又费钱。”有韩国居民这样吐槽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,韩国正在担忧,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的儿童数量远不止2000多名。

韩国生育环境有多差

在韩国,养育孩子的绝对主力是母亲。嘉璇的父母来到韩国后发现:无论是公园还是幼儿园,接送和陪伴孩子的都是妈妈,很少看到爸爸,更没有看到爷爷、奶奶的身影。

嘉璇告诉记者,在过去传统的韩国家庭里,妈妈主要承担家庭职责,爸爸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。而实际上,韩国如今绝大部分都是双职工家庭,但孩子的重担仍落在母亲身上。

嘉璇的朋友——韩国人姜秀爱(化名)从事教师工作,是一名公务员。最近嘉璇听到她

哭诉:早晚接送两个孩子上幼儿园,白天工作,下班还要做饭和给孩子洗澡,直到把孩子哄睡了老公才回来,生活不堪重负……

“晚上忙完一切,实在太累了,坐在阳台上便不知不觉地流眼泪。”姜秀爱告诉嘉璇,自己的人生就像一个迷宫,不知道是否等到孩子长大了,她才有可能找到出口。对韩国母亲来说,平衡好工作和家庭是一件难事。

这样的苦恼,嘉璇深有体会,“韩国社会普遍对已婚已育女性抱有性别歧视。”今年3月,嘉璇硕士毕业后开始在韩国首尔求职,直到4个月后才找到工作,最终决定录用她的是家中韩贸易公司。

在她的求职经历里,最常被问到的“打算什么时候生二胎”。公司担心员工入职后生孩子,韩国产假有3年,期间还不能解雇产假。事实也是如此。嘉璇注意到,大部分韩国妈妈全职在家,或者在孩子上幼儿园的时间,她们在面包店、咖啡店兼职工作5个—6个小时。

在韩国,高等教育较为普及,照顾孩子成为不少高知女性的困扰。她们通过高考获得受高等教育的机会,有着自己的职业理想,但是对于传统韩国人而言,女性应该放弃职场和梦想,在家当一个家庭主妇,才能胜任

韩国母亲的职责。

“育儿困境”如何破解

据记者粗略统计,近一个月来韩国政府连续出台了十余条育儿、人口和基本生活保障政策。比如扩大幼儿综合班试点服务范围,民生补助标准创历年最高等,试图以此改善多子女家庭的养育负担。

“自己都过得不好,又怎么会要孩子?”有如此反问的,不止是当下的韩国年轻人,还有韩国政府。目前韩国正在修补“政策漏洞”,同时希望通过“软硬两手抓”的方式,破解当下育儿困境。

据新华社消息,6月30日,韩国国会全体会议通过了《出生通报制》法案,规定医疗机构负责人必须在孩子出生日起14天内向政府通报婴儿出生情况,以便及时为婴儿登记户籍。

此外据韩联社报道,7月18日,韩国自1953年9月制定颁布《刑法》以来,时隔70年首次修改有关弃婴、杀婴的规定。加大对杀害和遗弃婴儿的处罚力度,让这两种罪行和普通谋杀一样接受重判。

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旻向记者表示,“生育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的晴雨表,也是当下年轻人过得是否舒适的直接表现。”东亚国家普遍盛行精英教育,许多家庭渴望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,这需要一笔不菲的金钱投入。事实上,大部分韩国人在重重生活压力下“自身难保”,即使生育孩子也无法让他们接受好教育,这重矛盾是在年轻人心里难以逾越的。

李旻认为,避免“幽灵儿童”事件核心在于如何提高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环境。针对如今年轻人生育观念淡化问题,还需积极正面宣传,做好长远策略探索刻不容缓。

据潮新闻

疑吃下世界最毒蘑菇,是意外还是故意谋杀?

女子下厨款待前夫一家致3死1病危

48岁的澳洲女子亲自下厨款待前夫一家四口,但吃完没几天,4人中3人死亡1人病危,警方认为4人可能食用了世界最毒蘑菇。下厨女子安然无恙,她含泪否认自己在饭菜中下毒。这起事件震惊全澳大利亚,警方正在调查这起悲剧究竟是意外还是谋杀。

当地时间7月29日,艾琳·帕特森在维多利亚州莱昂加萨镇下厨,款待前夫一家。一起用餐的有艾琳的前公公·帕特森、前婆婆盖尔·帕特森以及盖尔的妹妹希瑟·威尔金森、妹夫伊恩·威尔金森。

没想到当晚,4个人全部感到不适,但唯独艾琳没有什么感觉。

8月4日,盖尔·帕特森和她妹妹中毒去世,5日,唐·帕特森也离世了。伊恩·威尔金森则仍



在抢救中,情况危急。

据了解,艾琳的前公公、前婆婆都有70岁了,威尔金森夫妇也年近70。警方初步推断,这4人都食用了毒鹅膏,这种蘑菇毒性极强,它号称蘑菇界的“毒王”,其中所含的鹅膏毒肽对人的致死剂量是0.1mg/kg,一名成年人吃一朵中等大小的毒鹅膏,就可能被毒死,因此毒鹅膏又称



“死亡帽”。

尽管艾琳·帕特森的两个孩子也吃了午餐,但他们吃的饭菜中却不含毒蘑菇。不过,为了预防起见,艾琳的两个孩子已被送往国家护理机构。

这起事件引发了澳大利亚全国的关注,警方将案件作为凶杀案进行调查,并确认艾琳为嫌疑人。据极目新闻

新冠新毒株EG.5在美国流行

一周住院近万人

据美国广播公司8月9日报道,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最新估计,新冠病毒奥密克戎亚变种EG.5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毒株。在全国范围内,EG.5约占该国新病例的17%,而另一个最常见的毒株XBB.1.16占病例的16%。

EG.5是奥密克戎的亚变种,也由XBB.1.9.2菌株突变而来,从4月份起就已经在美国流行。据美国联邦卫生机构称,美国各地的新冠肺炎住院人数增加了12.5%,达到9056人。

与此同时,根据英国卫生安全局的数据,在英国,EG.5.1变异株占病例的14.55%,使其成为第二常见的毒株。

8月9日,由于EG.5在全

球的稳定增长,世界卫生组织将其从不太令人担忧的“受监测变异体”类别升级为“受关注变异体”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月3日的情况报告,到目前为止,在45个国家发现的EG.5病例报告,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几乎增加了一倍。

美国专家表示,在临床上,EG.5并没有引起与之前的毒株不同或更严重的症状。

“与XBB系列中的先例相比,EG.5基本上具有更多的免疫逃逸功能。”斯克里普斯特化研究所的心脏病专家埃里克·托波尔博士说,“这就是它在世界各地都有立足之地的原因。”

流行病学专家指出,创纪录的高温,促使更多人在室内使用空调,而这有助于病毒传播。据极目新闻